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至
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一

賀王德言兼玉牒脩書官

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某官榮拜芝函兼修皇統恭惟慶慰竊以三格之書列聖攸重非特推洪源之濬發紀銀潢之派別而已凡聖謨睿德殊勲偉績悉繫大手登載本末蓋不如此

不足以鏤白玉之牒祕金匱之藏傳無窮施罔極也今主上隆儒復古益崇盛典而先王瓌詞奧學獨被選除用既值才辭必稱事策勲翰墨行秉政機慶牘之馳當繼今而往矣言非佞妄惟台慈孚察幸甚

為舅氏求湯丞相舉狀

紹興三十一年

某幸得以庸瑣之才蒙特達之知拔從奧渫服在朝路重施不報日夜慚負於心誠不宜自列私情抵冒執事者之誅然念古之君子所以事知己者猶子弟之事其

父兄也有懷不盡是為隱欺深推此誼輒抒情素其聞
子犯請亡重耳投璧韓伯還都商浩興歎蓋外家者已
所自出因親之愛繫焉恩意一薄非所以厚風俗也伏
見舅氏右從政郎王符年十六受官二十而入仕今六
十矣猶皇皇於選調身賤地遠無當路者為之知守常
抱義無游談者助之說分於聖代沒齒無聞今值先生
以宗工大臣薦士於公車某誠哀外王父某少以儒術
起家簪筆持橐事徽宗皇帝十有餘年出藩入從見為

名臣顧其後寢微僅存一子而閨扼不振如此又竊自悲生而不夭早失三遷之教每讀經傳至康公之念渭陽魏舒之顯甯氏輒流涕橫臆不能自止故今敢以舅符姓名冒言之庶幾昔人萬分之一伏惟念受知之深察甥舅之情軫湮墜之緒憫孤露之故俯而從之為賜大矣若乃德之未酬而反有求焉罪一冗賤羈單而公府是干罪二言詞猥并而視聽是動罪三誅之宜也貸之幸也惟先生命焉

謝湯丞相

惴惴冒陳罪應萬坐絨滕俯逮言訂千金屈公相之先
容伸甥舅之私志深仁易感厚幸難名叢爾肺膺豈足
貯丘山之賜悉其筋力或能圖犬馬之酬

汪聖錫尚書應辰

紹興三十一年

某自侍郎復留雖嘗到門下而不獲瞻望悚懼無已即
辰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諸將失淮保江固非得已然江
陰常熟一葦可抗今昇潤之兵既不可分而召募又難

遽集此縉紳日夜以為慮者某竊謂惟有令張和公守
平江兼沿江制置使一策耳府募一開應募之兵旬日
間可得數萬此外殊無策也某久欲告之丞相恐疎賤
不能取信故以告侍郎及夏官陳公倘以為然願力白
丞相言於上而行之況自連帥易方州不為進越以符
竹當一隅無預他想丞相不以為難主上不以為疑然
今已晚矣惟侍郎速圖之或以洪書在彼重於移易則
召還班有何不可不知台意以為如何泥雨之人不得

躬詣台屏無任惶恐之至

又隆興元年

某比奉七月誨答感激無已旋聞榮被上恩進班廣內
昨特循用故事實欲褒表治功也是宜占詞少致賀慶
而自浪逐山林書牘例從闊畧以自墮于簡慢之戒亦
惟知遇度越常情恃以不恐耳即日共惟政化以成坐
嘯餘暇台候動止萬福僧院湖田等遂如舊制仁言之
利溥矣以此知朝廷舉事初亦何心一以為可而行之

及知其有害則又寢之持議者當審思於其始而有位者不惜極論於其後耳北方眷眷請解雖曰詭祕難測然揆之以事亦可畧見若我不為自弊之計圖實利遠浮辭雖恢復可也侍郎以為如何徑山遂超然宗門豈復見斯人乎聞有川顏者住東林其高弟也然亦老病矣識之否某平生無寸長獨以嬾故極能居閑所居去城二十里太守一兩月一見之其餘過從亦不乏然退之每患學者不知從師而其求友乃至哀歌於市頽常

以此自愧雖然奮乎百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傳今豈無人哉而某無以自致也何時侍見慰此孤陋霜寒伏乞為廟朝自重

某惶恐再拜上問大門寶眷共想福祥駢介近於郡人處見六一奏議云侍郎宅本也不知十二卷皆備否明白忠欵而無迂濶之論謂宜刻板使士大夫皆見之不審台意以為然否或令筆吏錄草當為懇宣子舍人亦可郡人所錄止數卷耳

又 隆興二年

某去冬嘗具狀為次對之慶委廬陵高仁知縣付鄉僕
林七亦頗詳悉不謂其浮沉也專使伏枉誨帖勤懇千
萬共審以經濟之才欽惠一道民兵按堵台候動止萬
福下情感慰不可具言竊聞揆路力請錫還璽書想在
旦夕清源正本捨門下尚誰望哉大要今日之虜初不
足畏患吾規模不定耳晉之服楚吳之謀粵施設先後
皆可歲月計譬如農功日耘日長治病日藥日輕非嘗

試而幸中也楚漢魏蜀所以相周旋者百方而韓信將
壇之計諸葛亮草廬所陳始終不渝豈視敵之堅脆愚
知而徐圖之哉至於同舟而情意不通治以惑毀譽擇
利害太過故謾言謾應者多耳夫解疑辨惑拾遺補闕
誠藉衆論若乃決大策於帷幄之中出獨見於疑似之
表當有任其責者使他人言而我行之其不首尾衡決
者幾希蓋奕者當局固患乎迷雖然百人指之則一是
一非一東一西機洩而勢亂秋亦敗矣况朝夕自弊所

憂非特顯吏也侍郎以為如何辱知遇異甚信筆及此
狂率可罪國器過此共飯於西峯觀塔院留題相與懷
仰久之亦云敵立頗憔悴殆不堪三折肱耳

與張允蹈直閣

乾道四年

某伏見伊川先生為其父作家傳云遇士人與父同年
者無賢愚高下必拜之夫齒與父同愚下猶拜况賢而
高者乎拜且不憚况敢居其上坐乎共惟某官與先人
同生於壬申德賢而位高今者偶獲侍食若使忘古人

必拜之誼廢孟子達尊之禮雖欲成執事者之謙在某
將何說以自處不敢費詞以瀆清聽謹具劄子陳稟伏
惟矜從幸甚不然當再拜避席矣

魏南夫丞相杞

乾道七年

某伏以秋有餘暑共惟判府大觀文相公填臨雅俗神
人交贊鈞候動止萬福某末由跪履敢希崇護粹和上
承注意即歸廊廟永福寰海

某違去熒煌之坐倏焉許久為中都官日因緒使欲斯

須閒不可得。以是依鄉道德雖切。而竿牘之敬缺。然不修相公河海之量。固無所不容在某內省。寧不汗顏。今茲以後時之過。自歸奚散。文飾尚乞鈞念。

某仰惟相公秉哲迪義。為時儒宗。釋政以來。天下日望復相。典藩近甸。上意固自可見。况惟慈惠之政。冠於諸道。入為三公。在他人猶用漢制。則夫鈞衡之舊。又可知矣。班迎在即。不勝欣企之至。

某迂愚不肖。踰年三館。日負素餐之愧。方且襍被俟伏。

忽蒙上恩晉擢大懼過分念非相公疇昔力賜埏埴推
輓亦何以及此朝謝纔累日恰欲裁啟少叙感悰而鈞
慈俯念一日之雅不以大臣自居先賜緘翰三復以還
慙汗浹體尚望察其非簡恕其大逮庶幾他日猶可進
謝於門下臨筆惶恐之至

某惶恐僭易申問闔府鈞眷伏想其膺榮祿冷泉薦蒙
珍餉下拜知感往年味失之大醇今遂為浙西第一首
人以此占郡政信不誣也臨安凡有委使悉願効力

王公明樞使炎 乾道七年

某竊以仲冬之月寒色凝嚴共惟某官任重鈞衡威加
夷夏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末由瞻侍敢乞上體
注意調適茵鼎即正左揆永為宗社無窮之休某卑情
不勝頌望

某乃者僭具尺牘方虞草率獲戾豈謂鈞慈復賜寵答
禮意過謙甚非么麼之所宜得一味慚懼感激而已茲
望行府邈在梁益未容陪賓客之後窺袞繡之光伏紙

朔風勞思增劇

某共審讀命於廷延登公輔雖宣威西土尚勤元老而
台路星階已正久虛之位仰惟懽慶相公以名世真儒
應五百年之亨會贊元經體固其素蘊至於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中外士夫維日望之素
辱知愛方依陶冶其為欣躍實倍徙於他人伏乞鈞亮
又

某備數於朝了無毫髮之補昨叨晉陟之後念踧踖不

自安日襍被為去計以是姓名久不暇通於鈞座而此
心拳拳則未嘗斯須忘也茲因郵傳略寓賀牘比他人
既後時又不能修雙緘見誠意疊犯不韙惟相公以河
海之量矜而容之他日尚容曳裾東閣不煞雖擢髮莫
數其罪矣併乞鈞念

又 淳熙元年

某伏以秋陽益熾共惟宮使大觀文相公德望愈隆神
天密護鈞候動止萬福當二府更易之際人人皆望相

公霈霖雨於寰海諒已應高宗之夢協渭濱之卜敢乞
珍衛冲理遵迎庀禧竦聽制麻首獻得賢之頌某乃者
嘗修牋敬審關鈞覽茲準告命寓直館殿匿瑕含垢固
出上恩向非元老大臣甄陶士類初不以內外為間則
如么麼豈容得此引領潭府纔數百里既未能一千賓
贊躬述謝悃又不敢別修緘啟以恩鈞重姑此叙感激
之萬一伏乞鈞照

又 淳熙二年

某伏以孟冬之月寒色尚峭共惟判府安撫大觀文相公
開藩有俶威惠交孚神相人詠鈞候動止萬福末由趨
侍向風不勝馳戀敢乞上為宗祏俯為軍民倍保鈞重
即登宰席以迄勲業慰華夷之望

某自違榮坐歲篇屢更北望門牆一葦可通而屏迹毗
廬邈無叩閣之路茲聞袞繡起鎮長沙道出清江而某
適祇命造朝意謂可以望塵雅拜而跛蹙蹉跎自致後
時正如神山在眼風引其舟徒瞻雲氣為之悵恨雖然

四海方仰膏澤豈不以一見為幸甚

某共審相公簡在宸衷起膺閫寄不待稱趣即日引道
惟聖主圖舊之意蓋非偶然而大臣體國之心可謂至
矣計今已開幕府布宣上德諒席未及暖麻制已宣正
位元台力圖恢復此固天下所共屬望非匹夫所敢諛
也

某伏蒙鈞慈專介賜書寵示先太師遺事與夫沉刻之
副使得竭其駑鈍論次大畧惟先太師忠節行誼表表

在人耳目相公豐功偉績顯揚未艾自當有請於朝詔
儒臣學士大書特書於以傳信如其淺於學而腐於文
豈能鋪張潛德之萬一以副相公念親追遠之孝然念
辱知愛異乎稠人鈞命所臨安敢辭避不知容俟蹤跡
稍定然後牽課否忽忽先此復大况餘續具稟伏乞鈞
照

又

某昨蒙鈞慈賜之翰墨初冀面伸謝悃即與急足同舟

而下逮阻望履亟修稟劄欲遣行間張守處又領手教
一通重以脯腊果實為賜雖大臣不忘微賤眷遇每加
而某自省稽緩失禮之罪擢髮奚數尚望融明燭物察
其非故庶幾他日猶可自比於賓客之後不然在棄絕
之域審矣惶恐惶恐相公此行恐不止方面重寄以相
印而督師固有次第蓋天以大任屬我則亦宜以天下
之重自任東山之興當墮渺茫向來供老堂惡語殆成
詩讖矣

張侍郎運

乾道七年

某竊以霜冬微凜共惟某官均佚珍臺神相耆哲台候
動止萬福更乞與時順序加意調攝大政所咨捨門下
將焉往瞻祝瞻祝某遠去德誼之日久矣頃者村居猶
得承問興寢竭來行都才智短淺趣了目前略無暇時
故雖依鄉愈切而尺紙竟未能至隱之於心固所甚忤
揆之以理亦宜得棄絕於長者矣今茲謙厚過人先賜
書翰抑不知惇念疇昔眷眷晚輩不計常禮耶將有以

愧之也臨文自訟悚惕無已惟高明終亮之幸甚

某竊惟儒林宿望甘泉先進有如老先生者今代無幾袖手奉祠閱天下事益熟矣起林泉之間延寘廟堂之上必將鎮浮厚俗折衝綏遠如古人之為豈直計區區功利而已衆論所期輒私布之指廩盛舉中外尤所嘆服使士大夫悉如斯豈不轉凶年為樂歲乎壘書既下足垂光簡冊矣多賀多賀

某向來奉職無狀投閒八年首念灰冷甘為農圃上恩

拔拭洊冒華貫省循踰分夙夜不自安顧非大雅老成
陰為道地則亦未易及此然既賴吹噓之賜矣蓋有以
教督之使免大戾乎終惠之請不勝懇切

劉共父樞密乾道八年

某竊以餞騰迎春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樞密甫膺宸渥
將對延英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厚輔茵鼎致
和宣滯副聖上虛左之懷慰百官班迎之望某不勝懇
懇

某夏間率爾循箋敬退惟不遑日虞棄絕敢謂鈞明洞
照肺肝手書酬答意愛周備江海之量固無所不容顧
小子豈足以當厚賜凜乎不知所措也某共審制書誕
布帥鉞重頒祕殿隆名益昭異數樞密三年銜恤屢詔
而請益堅忠孝兩全近古未有祥琴既御當正元台意
者上慮袞冕來遲故先開鉅屏式遶入覲以示不可辭
之指不然長沙舊游非所以煩經綸手也

某屏迹江鄉粗適野性日佇樞密均膏澤於天下庶安

田里遂擊壤之樂餘無所冀也久欲馳候鈞重而患無便偶前靖守李期散專介至府第因得附致尺牘惟鈞慈恕其簡率幸甚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陽熾甚共惟樞院覲圭載路寄柄將持神人欣贊鈞候動止萬福某密瞻行府無由進干賓贊拳拳之心何翅繫馬而止敢乞體上注意副民具瞻觀願自養益舍繁祉濟川作霖斯翹首以俟之耳

某屬者人還嘗具稟札控叙謝臆計闕鈞覽茲聞帝眷
舊德趣頒召音當元台虛位之時思良弼沃心之効計
已消吉告於大廷盛事盛事今歲秋熱異常雖大臣許
國不以暑行為憚然徒御跋涉亦云勞矣因願路分拜
道左附此少伸依鄉伏乞鈞察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律過中天氣清肅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政樞
密威惠交孚百職畏慕顯膺大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引

肱賓階邈未有侍見之便惟是依鄉形於寤寐敢乞惠
迪時序保調寢養佇對延英以相舊弼某不勝拳拳之
禱

某七月初間有庚牌過湘中士夫賢不肖皆謂袞烏旋
歸平治有日適顏路分遇宜春迎候附尺牘少叙欣戀
之意久之乃未聞稱妮甚鬱輿論得非上念湖湘寄委
隆重弄印莫畀故藉碩望少蘇疲甿乎丁漕徙京西眷
倚亦可見矣雖然先一道後天下似終未安上方察萬

民之情而置相揚廷當在旦夕非某敢為佞語也

又 淳熙二年

某竊以青陽開動萬物宣通共惟判府安撫留守大資
政樞密年德加新神人頌詠鈞候動止萬福相位虛席
已久都人屢傳袞歸蓋望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人心
即是天意爰立之命隨新眷而下無疑也更乞上體倚
注益調寢膳以答中外之心幸甚

某伏領誨筆仰認鈞慈眷與之厚下情感激去冬之早

所在皆然金陵會府百物之價反平此非經綸之效與
望後此間再得一雪然殊未濟事嗣歲將如之何胡丈
過羸博之戚其何以堪聞樞密數過存之且為辦舟楫
行李之屬無所不用其至此惠如丘山矣前日為其次
子求一差出省部及本路皆難之最後干陳能之乃為
出檄因知慷慨成人者未易多得也近有旨檢舉所積
磨勘而太上龍飛據恩報亦當遷秩似欲少慰其意耳
特蒙鈞翰不覺覩縷皇恐皇恐

又乾道八年

某竊以餞臘迎春雪餘寒勁共惟宮使侍讀閣學侍郎
契文將奉詔除神人欣相台候動止萬福青陽動陸君
子泰征之時當軸秉鈞燮調元化理有必至奚待頌禱
嘗以五行家說叅之壬午辛卯得癸巳而貴全其大拜
機會也多賀多賀地黃條稍睠輒修故事來歲茲辰隱
顯相望願致此饋其何可得雖然口脂面藥拜賜九霄
猶望分銀罌之餘瀝也

又乾道八年

某竊聞下幃著書不敢時為安昌容心馳誨色晨夕以
之方遣介具記忽紆真帖敬審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慰
甚閩荔頻拜珍賜亟同如丹之酒荐諸屏攝白糖薄少
姑實來奩雖不足奉墮玉船之懽亦可助調金鼎之味
當未以輕觸過督之也新元善頌已列前緘伏乞台察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風清厲共惟宮使侍讀閣學侍郎契丈盛德

所居自天垂祐台候動止萬福集違離左右忽焉累旬
雖在旅瑣不忘慕向茲審稍還議郎之秩雖再朞而叙
具成存憲然非九重眷注固有寢而弗下者郊裡密迩
又當申命則治舟楫為秣陵之行伏計道拜嚴召遂登
黃闥豈止復青氊而已多賀某過樟鎮而心氣大作不
免再上祠請稽留詔命經涉八月似聞朝廷有語勢應
譴謫度月未可以得報季真夕拜必已聞之方務德緣
武憲窘其多差攝局求致仕遂進閣學士奉祠歸嘉禾

前所傳是非王日嚴却仙去又有客云嘉叟六月間夢

與王龜齡論詩次日賦一篇皆嘆世之語焚之祠堂

龜齡

守泉故有生祠

俄暴下而卒異事因便具稟不盡所懷向寒乞

順令珍攝以輅宸渥寶氣迎謁今且驗矣

尤延之侍郎表

乾道八年

某竊以臘寒方勁共惟國史大著郎中台候動止萬福
昨於沈教授使人處領台翰感慰無已屏居念咎不敢
數通子公書必蒙深炤大著名譽日起新春當右遷此

縉紳所共期非私禱也委諭補發沈章謹如所戒旦夕
送贛州矣李兄更旬餘須到家每書必言眷遇教誨之
勤而尚氏子得免狼狽此惠何可忘也似之闕在何時
向得書欲遣報而不知留永嘉或歸閩遂因循至今因
風賜諭至懇有童子李如圭者入都應舉力求司業林
大禮部蕭文書細思司業是主司不可先謁第令畧詣
門下非敢有所求只是遠方寒士恐催趨文字假借便
令或以干聽鄉人奉常楊丞亦須面稟也正阻參近切

幾為國保重

又淳熙八年

某遽中辱公劄諭及十三縣第四第五等殘零苗米緣當時各已指定災傷去處如興國軍嘗劄下矣此外十邑版曹恐並緣災傷官物皆減放故不肯蠲免若使司取見米數那融代輸計不過三二千石耳前年錢漕倚閣小戶米亦正數千戶而干涉人家極衆昨展至今秋輸納二丈仁心素著倘於此二項垂意焉其利溥矣僭

言知罪

又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提刑敷文吏部台候動止萬福
特辱書况不勝感慰微恙不必深治但胸次稍寧勿藥
而瘳矣欲閑久已相諒屢言之集賢昨既屈令相見曲
折必自馳稟夏秋之交早勢可畏上念仍歲新禱後時
凡百先事為備一念通天遂得中熟豈偶然哉豪右園
田滋不可制其害殊未艾度非賢明有立之監司守令

而朝廷悉力助之不能回也宜春兄百日內已葬過蒙
遣介致奠豈勝悲感指期晤言更均馳系願言加意保
攝來承天寵

某悚息拜問台閤眷集想惟上下均慶惠叔行計如何
且攢其婦寺中與兒女偕來免使汪夫人遠涉有何不
可也委令幸預垂示

又 紹熙三年

某時獲通問足慰啓仰鄒浩事曲折頗多曲不在彼難

用中國法治之若止編管來長沙為便又恐已施行輒
謾言之某丐祠度須遂請病悴望歸甚切平人故人今
日所望惟全其晚節耳至懇至懇它未暇及敢冀台察

胡邦衡侍郎銓

乾道八年

某密瞻香城幸不為官守所繫而經時不到長者之門
其罪大矣未論渴仰也冬候晏溫共惟台體起居萬福
一陽又將復來端誠小語恍如夢事洞岩相從尚踐此
言因以面致道長端歸之慶也為湛酥一槃槃敬侑壽

觴燕俎豈乏此亦以尋舊盟耳皇恐皇恐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

宋周必大撰

劄子二

梁叔子丞相乾道九年

某伏以春序暄和共惟大丞相格天業茂及物功深神明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一去材館坐踰歲律身在鈞藩而姓名不獲自通則以負罪至深屏迹田野勢難以

書僭干記府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賜矜亮逖瞻台路
趨侍無階伏紙遡風拳拳滋劇敢乞上為宗祏俯為華
戎倍調鼎食永佐聖主以隆太平之業某不勝懇禱某
么麼無足取重以早衰多病冥心宦路久矣向蒙相公
力賜陶冶拔置周行曷勉一年有半求去之言無日不
關鈞聽此固相公所深知者去春名以罪逐寔遂素志
杜門省僞外更無他念雖槁死山林亦所甘心焉忽聞
與郡震駭無地便欲控免而秩卑正礙近制猶謂闕期

稍遠可以徐自為計今復被旨趣上進退失據莫知所
裁蓋某事體與王廬州迥然不同豈待煩賣相公固已
洞見且某向來狂率出於不思優與外祠朝廷不為無
思今樞府既不過責又從而薦之此大臣之公心也恕
其罪戾畀以潛藩此聖上之寬仁相公之造化也在某
分義則有難處者矣使其不病猶不敢當況比來心氣
之疾日甚方丁昏亂觸事謬戾而又風濕乘之四體弗
彊倘冒膺郡寄將來不止如任守瘡老廢事其顛頓狼

狼殆有甚焉已具狀再乞宮祠望相公念出入門牆之
舊少加憐憫俾如所欲不然遷延不能即路懇請至于
再三勢須獲罪某固不敢自愛深恐非君相起廢之本
意也况薦章已自報行中外士大夫下至閭閻畎畝皆
知其為盛舉今某自以病不能堪而非相公之不用斯
亦可無嫌矣悽悽之情拙訥莫能殫叙惟相公擴大惠
而軫納溝之念不勝幸甚

又乾道九年

某伏以炎蒸在序共惟大丞相感會三辰昭明百度神
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屬者不量進越輒脩尺牘仰
恩黃閣日俟不韙之誅乃蒙鈞慈手書賜荅禮均匹敵
意重嵩岱雖大臣不忘微賤自足以厚風俗特某不肖
無以當之不知懦衷之激昂也無由趨謝徒切依歸敢
乞副萬方望治之心謹四序節宣之道益綏純嘏坐致
太平某下情無任頌詠之至某比殫情悃仰瀆大鈞乞
還左符仍食祠祿伏蒙相公察某至誠特與敷奏初謂

必獲如欲今乃被不允之命蓋聖上俯憐最品既已予
郡不欲使一請遽遂伏惟此恩何以報塞使某稍可勉
強敢不扶疾祇拜况莫温州已去尤不當立異取譏寔
緣病悴有加自度不勝繁劇與其獲罪于他日孰若知
止于茲時窘迫之狀已具中都省並無一語欺罔伏望
某官念門閭舊物擴甄治大惠早與將上力賜奏陳亟
降俞旨以安愚分况昨來本府差到吏卒三十人在此
累月未免費用而漕臣兼領終非久計此不獨于某私

心未安深慮有悞州府財賦却致地時之害意拙辭訥
莫盡悃悞惟東向百拜以祈矜念下情不勝戰汗

又 乾道九年

某伏以霜晴微凜共惟大丞相鼎席雍容岩瞻峻極有
來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跼伏田野正阻跪履敢乞順
乘月律加御大烹永輔聖朝均福夷夏某卑情無任頌
詠之至

某逖違台府再見冬序滲漉膏澤雖與衆同瞻依盛德

則惟已獨間陳愚悃荐布尺書仰勤典籤每賜酬荅三復之後什襲以藏區區感悚言豈能盡敢乞鈞照

某仰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逢大有為之主非特垂紳正笏措區宇泰山之安又將長慮却顧增廟社九鼎之重與人之誦摺紳之言凡前日以誕妄為進身計者悉退聽矣厚根本陳經紀方次第施行之少須歲月使見元氣充盛外邪罔干則內脩外攘惟意所欲蕭曾房杜何足進焉如某蹇訥安能稱述萬一徒與斯世均為幸

民尚觀復古之勛勉繼得賢之頌

某比蒙收拭罪戾畀之符竹人非木石豈不知幸而薄命多屯病疾略不少貫冒昧乞祠蓋非得已曲蒙鈞播賜以如欲自此訪求醫藥休息身心或有痊損之望感載厚施謂宜如何謹專人控叙謝悃不敢別具牋啟仰瀆鈞重乞賜矜念

又乾道九年

某伏以歲事將新天氣晴燠共惟判府大觀大相公開

藩有倣威惠交孚聿來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屏伏田
野邈未有跪履之期敢乞珍固冲理儲祉導和遙歸鼎
席書郭令之考某卑情不勝頌望

某十月間專人具尺牘計其到闕下日相公已赴新鎮
不知曾宛轉達鈞聽否每惟孤蹇最辱知遇而無由陪
賓客之後觀道德聽教誨徒矯首馳心晝夜不置伏惟
矜亮幸甚

某比者恭審需章三上懇避鈞樞祕殿隆名既極宰司

之異數錦里鄰封復遂慈闈之榮養進退可謂美矣然而復古殊勲既開厥緒經邦美績方遠乃猷輯而成之舍相公其誰望諒不待五月報政堤沙已聞再築嘉與黔首重被膏澤固不敢佞辭以干戾也

某昨以窮薄衰病不敢輒當符行留連中道日俟譴訶伏蒙相公拔之隕獲之中置諸安閒之地就醫既便可望痊平祠廩再霑足代耕釣恩施之重丘山為輕正使趨伏材館猶懼不能占叙感臆况假方寸之紙陳拙訥

之詞安能敷述萬一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願借古語為
謝敢乞鈞察

又 淳熙九年

某惶恐再拜上覆尉禮敬具右番載惟國太嬖德娘賢
流芳垂裕坐閱相公入冠宰席出典方面以萬鍾之祿
為三牲之養子孫榮寵壽考康寧古今所謂全福者舉
無憾矣惟是相公至行天稟逾閔度魯乍失慈顏難忘
孺慕更乞以邦倚民瞻為念節抑孝思用全中制某不

勝拳拳頌望之切

某惶恐再拜又覆不審扶護靈輿以幾日達清源先太師舊阡可合葬否某屏居遐遠無由再拜素帷之下敬具尺書宛轉借人申稟勢未能別致奠儀尚望鈞慈俯察微誠而略其不至實為萬幸

又 淳熙十三年

某茲承以周師臣遷漢甲第尚稽賀廈恒切搖旌不腆酒果聊犒騶從倘蒙恕留有萬其幸

又 淳熙十三年

某伏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于蒼陸氣和玉燭春風初
入于東郊若時宗工宜介丕祉共惟侍讀觀使大觀文
相公調元道著宰物功成暫釋政機日罄謀猷之告茂
臨歲首時臻脩順之全方當感會于風雲迄賴平章於
軍國某遲聞受謁即冀造門頌詠攸深叙陳莫諭謹此
布懽悰之萬一伏幸鈞察

王季海丞相 乾道九年

某竊以季春暄淑恭惟庶子中書舍人四組垂要論思
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聞舍人趣召還朝上眷隆渥
奉常詞掖儲禁右銓偏歷華要貴名愈白不勝欣躍之
情屬在閒廢脩慶不敢先衆亦惟德望揚歷凡今卿大
夫誰出舍人右者大用且有日將與田夫野老均被膏
澤固不待尺書乃見懽悰也更乞為國保重以究經綸
之業其去門牆且彌歲瞻仰不忘春閨崑山方轉送去
秋所賜台翰及沈持要書信佩服眷私銘鏤膺聶某駕

才薄命安於畎畝衆所共諒而舍人尤知之近忽叩富沙之命訓詞又出大手極力褒借何以稱塞惟是早衰多病外雖未至龍鍾而心志不翅八九十人閒居尚憤憤如癡豈堪作郡欲具辭劄恐廟堂拘近制不為將上惟有控叙悃悞再乞奉祠乃為上策況起廢之由既已報行士大夫皆知朝廷之意可以無嫌已力懇相參更望舍人贊成之世使至於再三却貽罪戾也乞祠文字亦止說疾病不敢他及恃知愛蔓出等倫乃爾干瀆乞

賜矜念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晨夕霜寒共惟侍讀直院中書舍人典司二制
日近清光天相忠良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審擢登掖垣
正位翰苑入勸華光之講聖知彌厚大用在即雖縉紳
交口相慶然在舍人德望揚歷則已晚矣紫樞黃閣計
遂延登方與農夫僖望膏澤固未敢輕為賀問也凝嚴
在序惟乞寶用道冲慰中外歸重之意

某才駑命薄閒退之日視在官常居十九屬者蒙恩起廢豈不顧勉効綿力為息黥補劓計而疾恙日侵若物引其足者是以冒昧懇辭仰荷台慈始終調護卒免大戾俾如所欲丘山之惠何日敢忘謹此叙謝伏冀台察

又 淳熙八年

某茲承某官誕日載臨與國同休則天子有賚予之詔維嶽降神則士民有崧高之雅如某素蒙知愛辱在下

風而拙訥不敢致拳拳之祝惟是熾昌耆艾壽母令妻
既多受祿永為周室之輔詩頌之言備矣願借是以為
禱不腆薄物具在別幅此豈當浼瀆威重不敢廢禮耳
皇恐皇恐

又 淳熙九年

某茲蒙鈞慈以香幣羊酒鳧兔盡燭時果為賤婦生朝
之賜碩其晚出視鈞座猶父豈敢上勤厚禮得非以其
適同大昴垂精之日時以是為雌甲辰之寵耶

又 淳熙十年

某共承上相特進國公誕日載臨家國同慶永惟事親
之孝表儀百僚調元之功甄陶萬類積此盛烈宜與壽
母千齡錫羨永作元輔理有必至何待頌禱碩念辱知
託契特異常均輒繪福星少寓誠意忽忽不暇裝飾謹
同香幣併浼籤史冒瀆鈞重伏深愧汗惟鈞慈矜恕幸
甚

又 淳熙十五年

其祇導太上靈輿沿途並值晴霽方安奉于獻殿而雨
隨作先後不違如此既可卜在天之威靈又以見聖主
之孝感伏恐鈞慈欲知輒此稟布旅次不及親染併乞
鈞炤

又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夏令過半暑風清微共惟判府特進大觀文相
公袞繡光華輻蓋赫奕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更乞
上體注意加衛生經虛左有待即奉遄歸之詔

某久侍同朝蒙知愛異于倫等私意感著未易名言語
離江亭依黯殆無以為懷也共想榮侍潘輿乍還鄭里
親族爭來致問而父老黎庶又皆涵泳膏澤之久羅拜
馬前不無酬應之勞惟是柯山士民已歌來暮河潤九
里京師亦冀蒙福雖欲留行得乎俟聞開藩別具稟劄
伏乞鈞炤

某自鈞旆之東日欲具尺書承訶而衰病為雨濕所乘
腹疾大作勦卧一榻極不能支乃今始獲布區區不敏

有過安敢文也沈守初議汪東漕而廣德寺正以避礙
為言當用他路處之須丞相入境方敢進擬上饒使君
已赴議事堂醉翁舊遊無可疑矣某惶恐僭易拜問兩
國太夫人共想心愉神悅壽禮增隆兩國夫人懿候多
裕子舍學士侍履均福有委令悉望垂戒

又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庚伏火見暑威赫然共惟宮使特進大觀文相
公衮繡親傍委遠塵務神相榮樂鈞候動止萬福某尺

尺潭府尚阻趨謁臨風不勝悵望謹此少叙拳拳敢靳
省察

某載惟浮屠不三宿桑下蓋畏牽聯況復得侍同朝踰一
星終驟茲別德其戀戀蓋可想矣方血持汗顏之際巧匠
傍觀得無憫而笑之乎更冀善保粹和倚需公師之召

某比承力辭左馮均佚大滌嘗因郵附一紙以酬先辱
正欲嗣致尺牘而謙眷有加榮問踵至當此炎熱清風
入懷欣沃可不言而喻矣病餘具謝不恪然猶愈於踈

慢之罪惟鈞慈幸恕之

某惶恐借越拜問兩國太夫人欽想壽祺紛委相政夫
人均介繁祉寶眷協吉伯昌想朝夕過從近兩得書尚
未暇遣報也有委乞垂戒

又 淳熙十六年

某惶恐再拜上啓慰禮如右即日共惟栢棣永慕神物
欽相孝履支持兩國太夫人陰功隱德被於天下婦順
母慈著於閨門榮就公府之養有年數矣享齡耄耄而

聰明不衰無大疾病安然逝去豈獨今世所稀求之方
冊蓋鮮其比自他人視之夫復何憾然孝子念親豈有
終窮更乞節抑至情協禮制拳拳不宣

某不審襄奉在何時既祔葬先太師之兆則規模必已
素定莫止俟時月之利否某自聞變故即合致唁而春
夏之交數感冒在告嘗屢語潘漕矣今緣尸素無補上
章丐退恐還江西則道遠艱於走介故輟忙作此少叙
不敏惟鈞慈矜察幸甚

又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至孝大丞相魯公孺慕彌深天人交相鈞體動止支裕更乞勉御飭粥協禮經之中國是迄賴大賢定勿過於哀戚幸甚

某比具記深愧草草蒙賢似學士傳道鈞意豈勝感激茲又千里走介陞况尺牘雖曲念曩契弗遺罪戾之人足厚風俗顧某何足以當之惟知感戴而已

某賦性猜阻行已頗僻初不自克用過其量蹤跡敗露

載之白簡既伸善類不平之氣垂之信史又為小人無忌憚之戒慙負何言自此惟知杜門省譽以畢餘生仰恃眷憐輒布底蘊某昨去國時正觸初暑舟中局趣幼稚得驚癘之疾又兒婦當免身不容不小憩陽羨雖姻館在焉其寔旅寓種種非便今已啟行由漂陽過蕪湖遂沂大江度九月方可定居伏恐軫念故敢及之

某惶恐僭易拜問闔府鈞聚欽想長少咸安紗帛松實鰕魚名醢皆來珍賜祇受銘刻贛布十端聊效獻紆然

非丞相端憂亦不敢轉浼也糖水魚鱠各十斤併以待
浼臨行愧無佳物也廬陵委令顧聞其目

洪景廬舍人邁

乾道九年

某疊被近誨喜審政成清暇台候動止萬福山堂學記
益竒古而二詩用韻高妙為某之賜甚寵豈止壓倒元
白而已三復欽歎不能去手朱提以人數未足少留湏
其行別牽課為謝次十尊風味佳甚真可占美故此間
厨醞絕不可飲也某辭郡或格或寢不免再懇相參以

病乞祠語甚切至度湏見聽每荷問念感激不忘餘乞
為國珍練聞詣闕誦德政者百十曹徵黃當在旦夕謹
傾耳以俟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餘寒尚勁共惟知府都鈐殿撰舍人契丈奉宣
寬詔神相豈弟台候動止萬福履端乃英賢泰征之會
近聞九宸注想已議召還得信頗的非泛泛頌詠語以
此日佇迎謁浸缺具記先拜台翰且不鄙庸陋示以新

橋記考古精詳遣詞高雅非得筆墨三昧豈易及此謹
寘壁間朝夕被咏尉解碑日夕以俟欲為對耳尉醞拜
賜渾舍盎然生春感荷不可言文潛怒故侯未已到此
訟謀紛然殊不容款曲嘗問上贛否笑云有守如此何
事不舉豈須某耶秦之想已來然未得報尚便介過豫
章未回偶專人至田親處先此承訶且謝緩故餘乞為
國珍練早登三事慰滿人望

林謙之運使光朝

乾道九年

某自聞持使者節日日望近音欲廷勞於清江忽龔丈
報行李次南浦喜可知也秋深猶暑共惟台候萬福尊
眷遠涉一一吉慶某屏居本自適春來忽叨分竹進退
不可緣是心氣大作終日如醉百事皆弛當時若稍自
信如永嘉徑去未害為通既不能然今遂寘身戶限上
所以扶病略到豐城却引疾而歸者上以承朝廷美意
下以全不能則止之義未知中節否禍福素定本自不
計所患不知我者謂立異過當感激作生事耳長者度

幾日離豫章若重陽前後可到樟樹鎮

在豐城臨江之間

則欲

徘徊俟一見蓋不州不縣可以少待正恐帥漕曲留來期尚遠願示端的別當奉約也過信州時子直已交割否千萬批報專人問訊餘容面稟未間更冀保重別需召拜

程泰之侍郎文昌

乾道九年

某竊以初冬晴暖共惟都運龍圖侍郎年兄台候動止萬福某蒙賜教勤懇為慰千萬二十九日得倉司小報

知所請已俞遂移舟臨江稍便醫藥日望彼間的信掛
颿而上今却未及之何也計所爭不過一二日事顯俟
館客方欲還家細詢忽免解進士劉人傑相過無以易
堯矣近文三篇錄呈其首篇向日見譙者渠本丞相革
老踈族經義詞賦皆嘗用心今居新淦比吉尤近其人
有父兄介特不妄交文行似相副更在裁處者無疑却
連批報過淦時面語之不然他日別物色拜稟惟此等
事不可徇人情耳興國兄庶謹有餘於何夫事使者之

禮初不知之曲蒙寬恕慙感無限來年四月當滿妄意
改官最難得職司文字久不敢啟口念欲躬致此懇正
爾有礙因來諭不免張本倘收寘藥籠雖無却病之功
真參苓也未審許僭越否臨筆先已愧汗餘乞為時珍
厚行俟召拜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未解共惟某官年兄刺舉餘閒坐膺多助
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日再以書託高安向丞轉致想先

此通呈是間可作門客之人往往自有書會兼畏牒試
鄰路牽帥不前所諭臨江徐得之即向所說者記得誤
稱百藥乃其字耳詩必極高雖未曾見其舉業但臨江
士人多從之學又廬陵教官楊同年乃其先生適叩之
云工於作賦亦有搢履已徑作書道台意并令急足致
曲折未知肯往否大抵士人無稜角者即文字或平凡
且猥醜難保若格品稍高未免粗費調護此亦書生常
態顧處之何如耳餘具前緘不復忉怛惟乞為國保重

即對嚴召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微涼應序共惟某官年兄惠加一道陰隲日隆
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婁拜狀久之不聞近音交游素厚
安敢以為疑但無如瞻仰耳茲蒙手牘勤懇仍示二碑
慰感殆不可言如謂孺子之隱實懷伊尹之心澹臺之
名遠過王侯之貴用意至到皆前人所未及至於詞章
高古自可追屈宋而逼韓柳非近時文人才士所能仿

佛也欽歎欽歎仲益來歸當力誦周南之滯敢乞為時
珍練以需巨用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踐長觀復共惟官使閣學尚書年兄茂對陽剛
百順來備八登四近允矣其時頌詠精虔非他人比也
咫尺無由面慶走介少致拳拳蓋孤蹤只俟新春徑求
閒散以應晦氣恐他日艱于通問故因人節以此為勤
耳餘乞保輔冲襟丕膺天寵

某僭易拜問台閎眷集想惟長少均祉孥累敬伸下悃
羊羔朋酒栗寔兩部聊助壽筭淺斟低唱恨不得為安
昌客也日厯本乃是李仁甫未改時今納一冊去比後
來所修精粗不同望為指揮對過若向來例得是新本
則欲差人就彼逐漸抄一本未審可否劉監廟前月幾
殆投以丹劑乃再生亦天相廉吏早年兄孜孜士類因
筆及之委願奉承某僭易再拜

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肅霜在序共惟某官年兄道腴日勝台侯動止
萬福向者詡牘既遣即被誨墨有以見情意相與致書
郵交馳于道感幸無已今復祇領榮問知愛益深展誦
把玩殆不容去手但恨無飛羽可飛墜雪溪之上耳氣
候日冷願言加毖鼎茵以對嚴召某伏蒙別紙諭及非
相愛如骨肉豈肯及此此固不敢望於他人也葉謨所
言向拜書似曾布稟矣北方簽兵治器械打舟舡修城
壁諸路探報極多竊意敵人方北去疑我襲其後故為

恫疑虛喝耳然其子監國與今汴之統軍烏凌噶天錫
者素有踴躍用兵之志因而生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國
傳授之後定須妄作在我不過自治內脩而已如所謂
點檢防城器具會計海舟教閱民兵前此率二三年一
為之故中外不以為疑五七年來一切不講忽聞舉行
便自驚駭至於明年即為常程所謂民難於慮始者既
在其位不容避也若僕身上事則又多端以不才而冒
居政地且稟性疎直好別白是非言無隱情宜其被謗

不一猶幸時無張方平王拱辰未至巧發竒中耳每自
憐復自咲也乃知外攘則人豈不自知渠敢負荷此事
耶彼云云者措意別有所在老兄當能意曉只如鄒詡
乞減任子而滿朝皆以相咎久乃稍定此無他嫁其怨
于衆則立敵者多耳然豈無天乎雖然此等事古今一
揆亦非創見故常安之昔人戲引觀世音經云如日虛
空住以謂此撲終在聊資大噱因便毋惜寄聲有聞悉
垂誨庶可自警亦當有以報也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辱誨翰示以老子解既佩勤眷且知深窮性理真
欲揖袂浮丘不但結緣香火良切嘆服未審全書可得
見乎蘇黃門所著學者共傳之兄當無靳也方圖其謝
存枉著筆意愛深厚舉世少雙感幸謂宜如何餘暑共
承台候萬福又以為善下諭恐有由來自古稍肯為時
出力必為衆忌吾曹豈不知此但不忍欺君欺心耳今
雖未覩端緒然有此理自推五行此去亦非安坐廊肆

者人生定分毫髮奚逃夷考平生得失蓋亦可知若欲
逆閑其間必至弄巧成拙失邯鄲之步兄以為然否只
今滿朝更無一士見與非必有所鄙惡勢則使然用是
未嘗尤人獨兄參辰相望而膠漆益固感激深矣敵儲
既沒未聞所立何人今冬似無他然江浙閩廣同日地
震大白見今經天安得不懼所懷千萬非書能盡姑報
來况餘乞珍御冲理蚤遷嚴近劉弼又得祠蓋右轄在
越偶同僚耳繼此有聞切告毋大小虛實乞賜警飭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上冬晴寒共惟某官年兄間館燕超台候動止
萬福某久別既未得日夕承教咫尺自當時奉尺書而
邊虞戎政憂懇萬端心勦形疲有不暇給其如瞻仰豈
容暫置忽捧誨函展誦數過感悚交集至于道腴日勝
英譽日高拳拳欣慕非獨小人而已淹留于外殆由五
行初不繫樂與不樂也如某叨塵歲久疑忌益衆一紀
頑然不去者未當動也來年既本命又大小運併又大

運刑尅生時真當去矣兄勿以向說偶未驗遂為戲言
蓋前日抹解美惡相參今直惡故也餘乞以時珍護及
此受釐遂今前夜席

某惶恐拜問淑人懿候清安孥累伸問起居知丞文字
方議定而漕去好笑判院已赴官否徐聖可之諭雖非
力所及然敢不宛轉亦當語以台誨之諄諄也趙再可
它日須能舍蓋亦是一事劉守何日行前數誦言其賢
不知曲折乃爾甚矣人之難知也有委切望垂戒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王三朝共惟某官年兄道與時行象符春盎
台候倍膺戩穀年德加新士論欽跂昨日史魯公入宴
力誦周南之滯來歸不在茲乎更乞保輔寢羞以承駟
召

某歲前本遣介為履端慶二十六七間忽為寒氣所薄
腰膂牽痛不能起卧屈信平生未嘗如此殆欲令祝宗
祈死也閱旬方稍輕然猶在病告今年元命又大小運

併尅已決意乞去適與病會或者未必不以見疑勢須
罪行乃有出場姑置是事自今俯仰尚未復初衰態種
種奈何今似知函送台翰時正作痛楚即常遣人達曲
折家訊當能具稟漕回劄謾呈此事乃公實見阻非不
肖敢怒然頗辱情恕否左轄東床老弟甚少輟那何害
年兄可密致意乎某欲言恐疑其觸也

又 淳熙十四年

某辱誨翰喜承政清民和神所聽相台候倍膺休祉請

祠足見遠慮聖意既未俞只得少需也易老通言方歎服不暇而處通二郡相繼以易原見示探先聖之秘發後覺之蒙何待後世揚子雲耶某用遇其量殊不自安薦士被劾自當引去方欲繼請又值闕雨策免何疑遠則杜祁公近則洪景伯月日適相似聊發一笑吳門侍從之謗猶無利害殆有甚於此者若果汰歸便無事矣病暑疲甚勉強作此餘乞保重以俟召節

劉文潛司業

煇

乾道九年

某竊以秋深暑未退共惟都運司業年兄台候萬福某
比將離廬陵嘗附一緘在趙君處必無不達道中日日
詢太夫人安耗知以十三日出聽其喜可知向來易占
端不誤然未可輕連年某去就久已抵龜而決間謀於
諸丈者欲徑為掛冠計庶幾泯然無迹未免藉州家與
之保明不然此等事固難使它人盡言也二十二日到
豐城發文字不敢拜書正以密邇臺治恐勞煩地主次
日即返棹今與孥累泊清江鎮俟命或有竄謫近則湖

南遠則二廣皆是路口打包便行萬一寬恩止從罪免
又望外也臨江而上晚禾極枯賴吉尤甚下戶固可慮
富家亦少積蓄人且狼狽其將奈何新報望遞中示一
二切勿遣介想喻此意謙之計甚款已約其道中一見
未知遂否餘非書可盡惟乞保重

忠憲經治向來談兵者甚急雍公當避席

耶子止今何之矣

又

某屏迹田間乃值輅車臨按釋鋤犁而望英蕩欣幸多

矣連辱道中三書又讀青燈之句不勝感悵亦嘗補足
一聯恐勞煩簸揚未敢錄寄或已成章願筆示以為它
時佳話也使人二十八日自豫章來云台旆猶未到臺
豈非沿路詢民瘼察吏姦乃爾濡滯耶已履新春共惟
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暨台養均膺殊祉臘中一雪數
寸聞至臨江而止衆謂廬陵積弊得賢者和氣一洗之
乃有此瑞老農飽飯可期矣知幸知幸景望請祠深惜
其去秦之留否近聞帥司來取戍軍鎧甲別有何說此

如坐井了無間繼此或有郡兵回望諭筆吏時錄一二
見報至懇至懇周同年檄再勤台念感刻無已前此使
司差秦指揮者月給錢二十千米兩斛今若只是遙領
則雖十五千不妨聚徒或必欲如秦實莊其事又恐為
餬口所逼難於共二渠頗以為疑輒復咨稟蓋食焉不
可怠非敢世厭也數日尋便拜書不可得偶黃察推人
回遂託附此黃君頗謹飭向嘗薦之帥不知於職事間
如何試委之以驗其所長也

又

某竊以上冬薄寒共惟某官年兄台候動止萬福某自
頃具記一向抱病無由數問訊心焉忉忉畧不少置謙
之相從累日縱譚無異在三館時亦未嘗一語忘盛德
但蓄縮畏人失參坐之約徒自愧耳養志求歸朝廷定
應相諒謙之云亦嘗奉贊頌蜀民何幸而江西將疇依
乎果拜命雖不能親到南浦尚當走介某一出兩月矣
家間百事既失料理而老幼局促蓬牕狼狽不可言薄

命使然將以誰怨晦日倉臺忽對小報來請祠依所乞
感戴上恩寧有紀極次日即移舟臨江稍就醫藥再俟
彼中一信便掛而上今却不及此何也又報劉子澄審
察王從興郡想只爭一兩日事今已具聞之願以告年
兄在本道官吏有所畏小民有所恃使部刺史悉如斯
天下何憂不治只是間有姦叅狡詐百出倍費遮迺向
來妄獻佩韋之言正恐墮此蠱計中因下問敢申言之
秋旱井泉皆竭近江汲江深村活水於十數里外麥種

不入土來春夏未艾也以歛為豐不過迎合覓官職官
職有命豈盡如欲張松新州非迎合乎所欲言何限知
當遠別情懷預作惡而無以為計向見慈闕在中都却
以喜樂安平惟致指期召歸之祝尚慰此心此外萬萬
珍厚

某僭易拜問太夫人眠食日佳台眷上下均祉山婦輩
附承起居謙之飲甜酒而不言所自却舉以蜀中乾魚
也守令曹職官通差武臣已降旨揮否總管鈐轄知閤

御帶之類却當互差文臣欲獻此策以自先之少贖徑
咎如何佳醞果看登時充庖不復寄庫前此非是辭仁
粟正恐强予郡組勢須一叩門境寅緣假道必不虛拘
誠恐重叠傷廉今方說破也惶恐惶恐

又 淳熙元年

某伏以一氣回春共惟某官年兄泰征有日神人欣贊
台候動止萬福某特枉誨答甚慰瞻勤身在宇下而一
別兩對椒盤老坡云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誦斯言

不覺永歎至於年運而往百憂千慮此則居閑從仕所
同怒焉所謂團拜之樂固不復夢見也諸公出入袞袞
蓋新年節氣有以使之給舍復用何人諒難其選老兄
求歸有何消息去留默定可以任之矣糟薑蒙決西江
蘇合香遂成繼富慚荷慚荷昨日洪景廬去景嚴病鼻
衄半年或勸服此藥但噓去龍腦而已用之立効遞中
移書贛州言之書到次日適有邑尉病此危甚自家中
夜扣府門以身後為託景廬送藥二丸後三日其人來

謝古方所不載亦不可不知也南豐趙令聞甚強明縣之不可為自此當更甚朝廷明知調度費區處又慮守令肆意科歛勢須檢押以防太甚其實令撰無麪不托故選懦者拱手俟沃健次者終亦被繩其間縱有善去亦幸耳不然則有以庇之也家兄銳意乞嶽祠更看臨時如何荷垂問輒及此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峭甚共惟知府侍讀司業年兄辦嚴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歲除嘗以書付袁政者想徹清聽茲
承移鎮在綿伏想太夫人暨台眷皆欣然上道而江右
士民獨恨無路可以割截鞭鐙不肖拳拳之私又可知
也或傳初五日交印不審定以幾日登舟春水未生沂
峽良便職名如何莫是替吳擴再任闕否每思芘身封
部欲款教不可得自此萬里相望其敢必會面之期耶
偶見舞鱗鱖號狐狸始知已拜新命既不欲從官司借
急足輒令耕夫星夜持此叙別雖戒以毋徒回又未知

能如人意否蓋此去決自六百里耳所欲言何限情切
反不能形於筆端惟乞斯世倍保清重節飲強飯以俟
錫還之寵

某僭易拜問太夫人共想心志舒愉壽體日益勝健尊
嫂恭人懿候萬福郎娘侍履均慶此去昏嫁之類種種
皆便也山婦輩多致戀戀之意欲寄書籍研石為贐計
台旆已行遣邨大甚遽恐追路不及謾有湖南高機一
端海南蓬萊香十兩薔薇水一瓶輕則速達意不在物

也愧悚愧悚撫幹須為易地計莫少留歸峽間以俟同
塗否某欲作李仁甫張真甫子弟書皆寫不及它時相
見望道下悃黃仲東或傳易瀘而不曾見報豈遂為守
所衝耶

南昌孫簿政之 乾道九年

某辱示教喜審雪後清寒尊履集福向承擢第榮歸得
奉名理極為慰悵長箋陳義崢嶸遣詞雅麗手之不能
釋屢涉筆綴語道謝而衰病澁訥竟未能就愧忤不可

言也昆仲資稟醇正輔之篤學今後棄時好樂古道其志豈為富貴利達而已由修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天下國家皆將深思允蹈而無愧焉此固不肖之所敬仰而恨不得朝夕親炙者謹因人還略道一二餘惟良食自愛

楊謹仲 乾道九年

某前日得奉誨益又蒙出示祖告法書心目為之開明屬迫赴會不暇求一觴以賞春晴既退甚悔之旋辱真

翰病酒復稽治報愧恐千萬即辰不審尊候何如異味
竟煩分餉益佩至意三物既經易牙之嘗自此當改評
矣忽忽叙言冀恕草率

宜春尉彭子壽

乾道九年

某去歲失一見至今耿耿到家隨分袞冗加以病懶缺
然通問徒深愧仰子和兄弟來辱書喜承尊履集福新
闕尚幾時詩文想益超邁既嘗一嚮甚思大嚼有以教
之良幸餘惟善愛別需識拔

曾無逸寺丞三聘 乾道九年

某比荷迂顧已具雞黍不蒙少留別時又以忽忽失於
迎肅併深愧悚墜教喜承尊候萬福某自聞與郡於義
難處免章既為近制所格而督赴之旨踵至方瀝懇求
祠仰惟聖主寬仁必賜矜許緣此擾擾欲致書省幹丈
少酬文房之惠竟未暇茲又辱遠餉新茗一洗昏濁厚
意稠疊何以當克容遣臨安書後專介併叙謝次餘冀
善愛別需晉擢

又

某辱示翰喜承尊候萬福古調意切辭婉方駕先民拜
賜欣感名山在眼止愧猿鶴九月間當賴東道主以無
忘率章茲未敢多謝才臣解元何日歸館抱負如此君
家能收拾之甚善彼鷄鳴狗盜輩果可稱客乎餘冀珍
愛

又

某竊以饑膺迎春共惟教授朝奉茂對昌辰尊候倍膺

殊社某向至玉筍深望杖屨一來繼間微恙未平忽忽而歸仇仙云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殆真實語也到家事隨日生且為心氣所苦未暇往記好音遽及何感如之歲事忽復更新室邇人遙徒切馳頌所冀早膺摺序以協泰亨酒醢珍餉佩服眷與獐腊鹿條敬侑壽觥非以為報也天氣盛寒萬萬保重

又 紹熙四年

某悚息拜啟久踈奉記正此馳情辱墜教喜承台候曼

福晉貳寺廷遂將為即華省涵養久矣今乃寢為時用
不勝欣悅所恨賤軀自四月臨病又不入食羸劣異常
今雖小愈而咳嗽晝夜為祟念念投閑尚未得報進退
交病以是未能叙賀當沐情恕別紙每得間發聾聵幸
甚幸甚幸扶憊遣記無由詳悉惟幾尊生厚衛以對九
遷不宣某悚息再拜無逸寺丞賢友

又

某特蒙不鄙寵示三劄意切詞達忠愛有餘凜乎得諫

臣之體是當筵七人之列惟日望之察院會次告致未及專狀之意某惶恐

又

板築極荷賜教今內郡無有無城者獨此間斷缺百十處所欲補治故納費纔十萬緡姑示藩籬耳非如沿邊金湯之扞禦也士人多不曉意漕司大為規模度不能回適陰陽家謂九良星在焉故遷延至來春舉此一端則來諭四者可迎刃而解矣病中草草續更言其曲折

某再拜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